滄浪詩話/附录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滄浪詩話

◀上一卷

附录 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

全書終

僕之《詩辨》，乃斷千百年公案，誠驚世絕俗之談，至當歸一之論。其間說江西詩病，眞取心肝劊子手。以禪喻詩，莫此親切，是自家實證實悟者，是自家閉門鑿破此片田地，即非傍人籬壁、拾人涕唾得來者。李杜復生，不易吾言矣。而吾叔靳靳疑之，況他人乎？所見難合固如此，深可歎也！

吾叔謂：說禪非文人儒者之言。本意但欲說得詩透徹，初無意於爲文，其合文人儒者之言與否，不問也。

高意又使回護，毋直致褒貶。僕意謂：辨白是非、定其宗旨，正當明目張膽而言，使其詞說沉著痛快，深切著明，顯然易見；所謂不直則道不見，雖得罪於世之君子，不辭也。吾叔《詩說》，其文雖勝，然只是說詩之源流，世變之高下耳。雖取盛唐，而無的然使人知所趨向處。其間異戶同門之說，乃一篇之要領，然晚唐本朝，謂其如此，可也；謂唐初以來至大曆之異戶同門，已不可矣；至於漢魏晉宋齊梁之詩，其品第相去，高下懸絕，乃混而稱之，謂錙銖而較，實有不同處，大率異戶而同門，豈其然乎？

又謂：韓柳不得爲盛唐，猶未落晚唐。以其時則可矣。韓退之固當別論；若柳子厚五言古詩，尚在韋蘇州之上，豈元白同時諸公所可望耶？高見如此，毋怪來書有甚不喜

分諸體製之說，吾叔誠於此未瞭然也。作詩正須辨盡諸家體製，然後不爲旁門所惑。今人作詩，差入門戶者，正以體製莫辨也。世之技藝，猶各有家數。市縑帛者，必分道地，然後知優劣，況文章乎？僕於作詩，不敢自負，至識則自謂有一日之長，於古今體製，若辨蒼素，甚者望而知之。來書又謂：忽被人捉破發問，何以答之？僕正欲人發問而不可得者，不遇盤根，安別利器；吾叔試以數十篇詩，隱其姓名，舉以相試，爲能別得體製否？惟辨之未精，故所作或雜而不純。今觀盛唐集中，尚有一二本朝立作處，毋乃坐是而然耶？

又謂：盛唐之詩，雄深雅健。僕謂此四字，但可評文，於詩則用「健」字不得。不若《詩辨》雄渾悲壯之語，爲得詩之體也。毫釐之差，不可不辨。坡谷諸公之詩，如米元章之字，雖筆力勁健，終有子路事夫子時氣象。盛唐諸公之詩，如顏魯公書，既筆力雄壯，又氣象渾厚，其不同如此。只此一字，便見吾叔腳根未點地處也。

所論屈原《離騷》，則深得之，實前輩之所未發；此一段文亦甚佳。大概論武帝以前皆好，無可議者；但李陵之詩，非虜中感故人還漢而作，恐未深考。故東坡亦惑江漢}}之語，疑非少卿之詩，而不考其胡中也。

妙喜〈是徑山名僧宗杲也〉自謂參禪精子，僕亦自謂參詩精子。嘗謁李友山論古今人詩，見僕辨析毫芒，每相激賞，因謂之曰：「吾論詩，若那吒太子析骨還父，析肉還母。」友山深以爲然。當時臨川相會匆匆，所惜多順情放過，蓋傾蓋執手，無暇引惹，恐未能卒竟辨也。鄙見若此，若不以爲然，却願有以相復。幸甚！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